

第十七回 癡惡漢向外親探內事 俏佳人借古蹟索新題

詞曰：

大美已昭著，還來求小疵。若非呆蠢定癡癡，總是自尋死路作便宜。
名姓登金榜，文章列鳳池。猶將筆墨冷相窺，始識佳人心細有如絲。

右調《南柯子》

話說辛光祿見重慶府巴縣有缺，便於嫁娶，忙忙到吏部替兒子來討此缺。吏部見辛發是三甲第一，理宜即選；又見巴縣路遠，不是上缺；又見辛光祿來討，就做人情，匯選上去。不日命下，報到辛衙。辛光祿大喜，遂與兒子說知底細。辛發聽見此去又嫁又娶，實為兩便，也自歡喜。因一面要回家去打點上任不題。

卻說暴文躲在家裡，暗想其事，愈想愈覺沒趣，因又叫門客江邦來問道：「你前日怎生訪問，卻訪問的不確，倒叫我吃這場羞辱。」江邦道：「那舉子連甘家的細微曲折俱盡知，為何定親不定親，明明白白之事，反說的不確？就是他辭婚疏中，也只說書生不願連姻侯門，並未苦苦辨說已聘。就是眾進士辭官與皇上之怒，也只為一個新科探花，因婚姻吉禮，就將他下獄，處得太重了，並不曾說他已婚又逼他再婚。據門下想來，只怕這探花，尚實實未聘。」暴文道：「哪有此事。他已明對聖上，實稱已聘辛氏。他又指稱媒人是施沛，王蔭，聖上信了，又撤御燈賜他歸娶。若是未聘，歸娶何人？」江邦道：「他倚著道遠無稽，一時說出，後到聖前，改口不得，不意天子特恩欽賜歸娶。雖是他一時之榮，只怕轉是個愁帽兒戴在頭上，轉要急急去尋求辛氏哩。公子若是耐得氣，忍得辱，便丟開手，莫要管他，聽他去抓沙抵水，哄騙朝廷罷了。若是恨他不過，要與他做一個對頭到底，以報前日之仇，洗後來之辱，便苦門下不著，拼些辛苦，暗暗的跟隨他前去，看他果有辛氏沒有辛氏。倘沒有辛氏，而桃僵李代，查他一個的確歸來，待公子買囑言官，參他一本，便不是求婚是欺君矣。看他如何施展。」暴文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江兄若肯為我如此出力，必當厚報。」江邦道：「前日那舉子，說辛姓他蜀中絕無。我想莫說蜀中，就連我這北邊也少，惟辛光祿恰同此姓。我見前日辛光祿為公子求親，又不肯出力，莫非他另有女兒，暗暗結親？」暴文道：「這不打緊，我一問便知。」因入內問綠綺道：「前日那甘探花，自稱已聘辛氏。我各處細訪，並無辛姓，莫非夫人還別有姊妹麼？」綠綺道：「父母止生妾與舍弟二人，哪裡更有姊妹。」暴文問明，又與江邦說了，遂托江邦去緝訪。

過了兩日，江邦打聽得辛發選了巴縣知縣，恰又是甘頤地方，心下雖曉得他聘了甘頤的妹子，要就便去娶。卻正湊著甘頤歸娶之時，忙忙選出，卻也有些疑心。因與暴公子說知，討了些盤纏，暗暗的跟隨他二人，一路去訪察消息不題。正是：

君子何曾著急防，小人偏有賊心腸。

誰知人事雖多故，天道平平不改常。

辛發因要回家打點收拾先去到任，一領了憑，就拜別父親起身去了。這邊甘頤，得知消息，故意耽延月餘，然後辭朝發牌馳驛而行。馳驛雖快，甘頤卻有心要遲延，行不得三日，到推病住了五日，故意拖長不題。

卻說辛發忙忙趕到家中，將暴文要將妹子強嫁甘頤之事，並甘頤辭婚掛冠逃走，拿回下獄，反虧聖主臨軒放出，又察知已聘辛氏，特欽賜歸娶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將父親慮揚州嫁娶不便，故為孩兒特特討了巴縣之缺，請母親、姐姐一同上任，以候甘頤奉詔歸娶，且孩兒又便於成甘氏之婚。

井氏聽了，不勝之喜道：「此實兩便，可快去收拾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尚未經媒妁通言，怎便知此輕許。」辛發道：「王縣尊已兩次書來，施提學又諄諄撮合，父親已親口許出，姓氏又已達朝廷，不為無禮矣。且撤御座蓮燈，特旨歸娶，人生婚禮之榮，至此極矣，豈可推辭？況詔旨煌煌，又誰敢辭？」辛小姐道：「這都罷了。只是我的名聲，人人皆知已嫁暴文，今又復為甘探花奉詔之娶，亦似於禮有礙。」辛發道：「若在揚州嫁娶，自然不可。今悄悄到兄弟任上，數千里之遠，耳目隔絕，誰來管此閒事，姐姐萬萬放心。」辛小姐道：「他人自不管此閒事，只怕暴文受此一場惡氣不肯甘心。又見已聘辛氏，未免動疑，只怕還要暗暗的看覷破綻哩。」辛發道：「姐姐藏在家裡，並無人知。今日同去上任，只消暗暗隨母親上船，有甚破綻被人看破？若到了蜀中任上，一邊嫁，一邊娶，他知道誰是誰，來看我們的破綻。」辛小姐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還是謹慎些的為妙。」辛發道：「這是自然。」遂叫了一隻大座船，擇個吉日，請母親姐姐上船，竟由水路去上任不題。

卻說江邦，在揚州打聽，各處問人——都說是他家小姐舊年已嫁北京暴公子去了，他家並不見說又有小姐。及到上任這一日，卻見眾家人簇擁兩乘大轎上船，又問不出是誰，心下早已孤疑。一路長江大碼頭，官船封緊，沒有消息。及到了荊州府，換了船，入川河，道路漸漸遠了，地方漸漸僻了，姐弟們在船中悶不過，忽遇著名勝古蹟，若黃陵驛，若射洪磧，若神女廟，若巫山十二峰，若灩澦堆，若白帝城，若八陣圖，若青草灘等處，皆有題詠。或寫在名亭之上，或題於勝閣之中，一時才情興趣，按納不住，俱落了維揚女子辛古釵之款。只以為寫遠無人傳誦，不期一處處、一首首，都被江邦抄謄了，以為指實。

不一日到了巴縣朝天驛，早有合縣衙役，俱來迎接上任。此時前任王蔭，已行取進京去了。辛發先搬家眷入縣中去住下，自家因到成都省中去見上司。驗過憑，遂回縣，然後坐堂理事。婚姻事因甘頤未歸，竟不提。

卻說江邦跟到縣前打探，雖訪知辛知縣有個姐姐，卻不知甘頤奉旨歸娶的可就是她。因四下裡問人。忽有一人走過，又有一人指著對他說道：「你要知甘探花家中事體，須問這一位走過去的刁官人，便知詳細。他是甘家的表親。」

刁直聽見有人背後道他姓名，忙回轉頭來一看。只見一個人，北路打扮，看見刁直回頭，忙上前施禮道：「偶有一事請教，不期驚動有罪。」刁直見那人有些體面，忙答禮道：「不知有何事見教？」江邦見道旁就是茶館，就邀了進去道：「請內裡坐了好細談。」

刁直也不辭，竟同人去坐下。刁直就問那人姓名。江邦道：「在下姓江，就是京中人氏。忝在威武侯暴元帥幕下，效些微勞，最蒙青目。今因暴元帥有一位小姐，他哥哥暴六公子要與新科甘探花結親。不意這甘探花苦苦稱已聘辛氏，暴公子不知真假，故挽在下到此來訪問。在下初到此，一時沒處訪問，今幸遇先生，欲求指教一二。」

原來這刁直，自作惡之後，雖與甘頤修好了，終覺不親。今又見他中了探花，十分妒忌，卻無可奈何。今忽遇著這個姓江的來問他，又見說是威武侯差來的，有些勢頭，便思量借此中傷，焉肯為他遮蓋。因說道：「這甘探花與小弟是嫡親的兩姨表弟兄，自小兒便同學共筆硯，十分親厚。他家中之事，細微大小，無有不知。本不當告之外人，只可恨他中了探花，寫家信回來，就不寄一字問候小弟，小弟也有些不像意。今又有緣，忽承老先生見問，又且是威武侯大貴人之命，怎敢為他隱瞞。只得要直說了。這甘探花，雖說原也是個舊族，卻久無仕宦，家門也漸漸坐了孤寒。但虧他青年好學，故今日有此一步。其實婚姻之事，尚未議及。他有個妹子叫做夢娘，倒虧去任的王父母與她作伐，嫁與新任的辛父母。今辛父母此來，想也是為結親，卻因甘表弟未回，尚未曾舉行。此事一有，合郡皆知。若說甘表弟已經有聘，卻實實不聞。若說聘了辛氏，一發荒唐。莫說鄉紳無辛姓，便民間辛姓也少，哪有行聘之事。若果行聘，除非中進士後，在京師中或外郡聘的，則不可知。若說本府本縣，小弟可以力包沒有。」

江邦聽見刁直說話朗然，因暗想道：「甘頤聘定之事眼見是謊了。既是謊，暴公子焉肯干休？明日上本參他，少不得要個干證。我是他門客，怎做得干證？這人是他表弟，若肯出來做干證，便妙不容言。」因說道：「據刁先生如此說來，這已聘辛氏之言，自然是假了。若果是假，這暴公子自然要上本奏他欺君之罪。他倚著道遠無稽，必然掩飾。小弟欲與他執證，因小弟是暴氏親信，不足服人。若得先生肯挺身一證，便自輸心伏罪矣。此雖乃暴公子之事，卻也是刁先生一條功名的捷徑。」刁直聽了道：「怎麼是小弟的功名捷徑？」江邦道：「他父親威武侯，現掌著數萬雄兵，前去出征。暴公子若感你之情，提請你出來做個參將、游擊，只吹灰之力。豈非功名捷徑？不知刁先生尊意以為何如？」

刁直聽了暗暗歡喜，想道：「我納這個三考前程，便守到有個出頭日子，好亦不過只是個四衙，有甚榮顯？若能弄一個參將、游擊武官的名色在身上，便是金帶黃傘，與府縣往來，都無統屬。這快活哪裡去討？」因向江邦滿口應承道：「若濛江老兄肯吹噓小弟於暴公子，果得暴公子提掇，授一武職，暴公子便要小弟到御前去執證，小弟亦願效辦矣。」江邦聽了，亦大喜道：「只要刁老兄肯出力，若要做參、游之官，也不消奏薦，只消與兵部說一聲就是了。」

二人說得投機，江邦又邀刁直到酒館中去一酌。酌到半酣，江邦因又說起：「巴縣本鄉既無辛氏，明日甘探花奉旨歸娶，卻娶何人？我前日一路來，見這辛知縣船上，有一個女子，到處題詩。雖不曾見人，到處題的詩，我卻已抄在此。莫非此女就是甘探花歸來要娶的？」刁直聽了道：「這是了，這無疑了。甘探花一時信口說出，不期皇帝認為真，叫他歸娶。蜀中又無辛氏，只要托辛知縣帶此女來，明日賴作姊妹，鬧烘烘娶了，便一場事完了。」江邦道：「這個賴不得。這辛知縣止得一個姐姐，已嫁了暴六公子，哪裡更有姊妹？這事京師與揚州人人皆知，若是另將他女充做辛家姊妹，先只是甘頤一個欺君，這就連辛發是兩個欺君了。」刁直道：「此事此時也難懸斷，且待甘探花回來娶過了，便見明白。」江邦道：「自然要待甘探花回來，但不知幾時方到。須借重替小弟尋一個好下處，住了等候方妙。」刁直道：「何不就在小弟家權住幾日。」江邦道：「怎好取擾？」刁直道：「後面大事還要借重提掇，怎說這話。」遂邀了江邦到家裡去住不題。正是：

一毛拔去也難堪，道是便宜心便貪。

誰想便宜貪不得，貪時惹禍又招慚。

卻說田氏與甘夢在家，甘頤中探花之信，早已有人報過了。至於暴文訐奏先下獄，後奉旨歸娶之事，尚不知道。及辛發來上巴縣之任，雖傳知歸娶，卻因彼此同出京來，後先不遠，故未有家信。田氏與甘夢十分懷疑，不知歸娶何人。欲要到縣裡去問，又因是父母官，又因是未上門的新女婿，不好去問，只得忍耐住了。獨有甘夢聽說新知縣就是辛發選了來的，知道是要就便結親，心下因暗想道：這辛發既中兩榜，文章之才自然妙了。但不知詩才如何？怎生設個法兒，去試他一試，方放得心下，卻沒個法兒。再三思想，忽然想出一個法兒來。因寫了一張呈子，直到縣中來投遞。呈子上寫道：

為地方修復古蹟懇賜名筆留題以垂不朽事。

竊聞仙橋以相如一題得名，赤壁以蘇子兩賦著跡。從來古蹟之傳，必賴名公以顯。今本縣七都八圖，縉雲山下有橫黛村，青山對出，綠水兩灣，實係名區。又有洗墨溪，碧流四出，清水幾灣，獨至墨溪，墨光如洗，允稱勝地。一向亭畿圯，石壩崩頽。今裡人鳩工修整，工已告竣。

欣逢縣主父母老爺，文星光照，彩筆正臨。特懇開恩，賜題數語勒石，以垂不朽，亦一時風化之盛事也。為此上呈。

又寫一個治眷弟甘頤的名帖，差幾個家人，邀同了地方的裡老，回到縣中來投遞。

正值辛知縣坐午堂。眾家人倚著甘探花的名帖，也不論投文，竟送了上去。辛發接了呈子一看，因問道：「這橫黛村與洗墨溪，離甘老爺住居有多遠？」眾人跪稟道：「甘老爺正住在橫黛村裡，這洗墨溪又正在甘老爺門前，故敢來求大爺留題，以為古蹟之光。」

辛發暗想道：「我聞得這甘小姐，立意要選才婿。今雖屈於阿兄之言，許嫁於我，然她心中尚疑我無真才，故遣裡圖以此試我。我若不當堂就做兩首詩去與她，她便將我看輕了。」因叫吏書取過一張紙來，就信筆題兩首律詩，付與眾人道：「詩雖題了，你等可收去交付甘衙。候甘老爺回來看看，再刻石也不遲。」眾人跪在地下，也不曾爬起來，就見縣主題完了，發下來，都驚駭不了。遂謝了出來，忙忙趕回去，交與小姐。就將大爺也不發放起來，當堂做了發下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甘小姐叫眾人去了。然後展開詩來，細細一看。只見上寫著：

橫黛村

嵐痕煙影日生姿，長就村形若有私。

一抹遠拖青不了，兩灣低壓綠多時。

忽濃忽淡朝為最，如畫如描晚更宜。

定有人焉開地脈，故教天際插蛾眉。

洗墨溪

浣花終是媚新妝，何以臨池洗墨芳。

筆色終污波漾彩，墨痕不盡水生香。

游魚吞作文明口，苜菜牽成錦繡腸。

莫怪鏡中雲影黑，美人家住在溪旁。

甘夢看見，不勝稱贊道：「言在題中，意在題外，真是名人佳作。哥哥為我選才，果不負也。但不知哥哥奉旨歸娶的辛氏，可正是斯人的姐姐？若果是斯人，則彼此心願足矣。」因在家安心待嫁不題。正是：

未見終非實，聞名只道虛。

琴心當面奏，方識是相知。

卻說甘頤奉詔馳驛歸娶，要讓辛發先去，故在路上遲延。一日到了揚州，因記掛著黎青，要見她一面。奈此時是官府，體位尊嚴，私行不便。只得暗暗吩咐王芸，送千金與她，叫她早為贖身之計。離了青樓，尋個安身所在住下，以待歸娶重來，便好接她完聚。王芸接了，便忙忙去交付黎青。

黎青接了，知甘頤有情，不負前盟，十分感激。因暗想道：「他稱奉旨歸娶，不知歸娶何人。我想他在辛小姐身上，改頭換面，數夕挨朝，不知費了多少心機。怎肯消息未明，又一旦湔歸別娶之理？定是訪明了辛小姐消息，因此地有暴公子一段變端，不便嫁娶，故請旨遠遠的去受用。就是前日辛解慍選了巴縣知縣，雖說是借此娶已聘之婦，其實送辛小姐至蜀，完歸娶之姻也。我若贖下身去，原住在左近，明日來接，未免招遙耳目，為他之辱。我若移名改姓，遠遠避開，明日他來，又費追求。莫若贖了身，附進京去，稟明辛公，竟住在他家，明日探花來也易知，就是隨甘探花去也甚便。」算計定了，遂將五百金與黎媽贖了身。又將五百金藏在身邊作盤纏，竟改妝作良家之婦，悄悄的附下一隻客船，載至京師。訪著了辛光祿的衙門，乘夜來稟見辛光祿。

辛光祿見了，原是認得的，忽吃一驚道：「你如何遠迢迢的到此？」黎青遂假說是甘探花付與千金，叫她贖出身來，改扮良妝，候歸娶小姐後，重入京來，好伏侍小姐。辛光祿聽了，以為歸娶小姐，絕無人知，她直直說出，定是甘探花對她說了。不疑她是謊，竟應承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可安心住下，等待罷了。」就叫家人在後面另收拾一間房與她獨住以待。只因這一待，有分教：在耳之言終在耳，盟心之約必盟心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